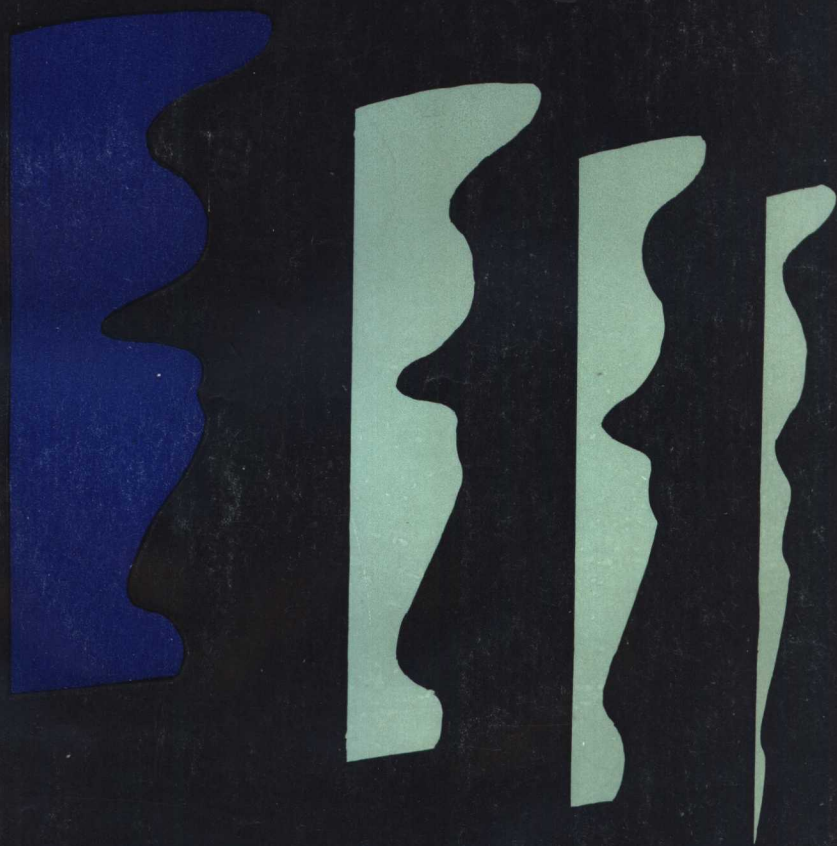


周 纲

峨眉魂

• E • M E I • H U N •



• 四川文艺出版社 •

峨眉魂

四川文艺出版社
一九八五年·成都

责任编辑：廉正祥
封面设计：任兆祥
插图：万一宾
扉页题字：何应辉
技术设计：吴向鸣

峨 眉 魂 周 纲

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(成都盐道街三号)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乐山市印刷厂印刷

开本850×1168毫米1/32 印张9.625 插页8 字数196千
1985年12月第一版 1985年12月第一次印刷
印数：1—11, 100 册

书号：10374·221 定价：2, 08 元

内 容 提 要

天下名山峨眉，珍贵文物突然不翼而飞。罪犯是谁？文物能否追回？《峨眉山文物盗窃案》悬念迭起，惊心动魄。《这里有天罗地网》描写两个持枪潜逃罪犯的落网，惊险紧张。作家还以诗人的激情，描绘当代企业家、改革家的风貌，《鲜活的泉水》、《引爆的中子》和《铁臂强人》就是这方面的力作。通过作家绘声绘色的描绘，让读者看到了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，川西平原的小县和五通桥涌斯江畔的改革春潮，看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弄潮儿的不同特点和他们的拼搏、挫折与成功，波澜起伏，引人入胜。

目 录

这里有天罗地网.....	(1)
春天的霹雳.....	(23)
峨眉山文物盗窃案.....	(48)
引爆的中子	(126)
鲜活的泉水	(144)
铁臂强人	(161)

这里有天罗地网

三 桩 凶 杀 案

一阵清凉的夜风，从洺河、滏阳河上吹来，透过刚刚长起来的青纱帐，发出沙沙的声响。远处，城市的灯火，灿若繁星，缀在黑丝绒般的天幕上。劳累一天的人们，都睡了。渠水淙淙地流，草虫轻轻地唱，平原的夜，是这样美，这样安详……

然而，静谧的夜晚也掩藏着罪恶！

一九八〇年六月二十日晚上，两名罪犯潜入河北省宁晋县化肥厂民兵武器库，撬坏大力牌门锁，盗走五六式冲锋枪两支，弹夹五个……

五个月后，一声沉闷的枪响！河南省新乡市西郊的公路上，六十五岁的农民孔令荣被杀，子弹从胸部穿入，尸体被扔在沟里。现场拾得西式餐刀一把，凶犯潜逃……

接着，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十八日晚，山西省阳泉市白杨墅大桥上，社员张云祥在回家途中被杀，凶犯抢走死者上海牌手表一只，人造革皮带一根，尸体和自行车扔在桥下，凶犯潜逃……

接着，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夜十时，在革命历史名城，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，十九岁的青年陈光义被杀，尖刀从左胸刺入，创口深达七厘米，被害者因流血过多死亡，现场拾得弹簧匕首一把，凶犯潜逃……

是谁偷了枪？是谁杀害了他们？

四省公安干警，心急如焚！

“曲波”梁邦彦和他的妻子

一九八一年，初春。

一幢破旧的瓦屋前，一个农民正织着渔网。初春的阳光照在他的脸上，他眯缝着双眼，嘴角上斜叼着叶子烟，不紧不慢地织着。一个中年妇女背了一篓猪草走来，见他那副优哉游哉的样子，吼道：“自留地不管，又整你那副鬼网！”

“嘿嘿！”他偏过头来，朝女人笑笑。

这里，地处四川省夹江、峨眉两县交界，地名就叫界牌，紧靠成昆铁路的双福车站。秀丽如带的青衣江，从它东南蜿蜒流过，距此近二十华里。唯一的一条河沟，是从上游

木城方向倚山而来的石棉堰。小小的河沟，能有多少鱼虾？但是，农民自有农民的爱好。农闲时，撒它几网，却也乐在其中……

此人名叫梁邦彦，夹江县永兴公社文革大队治保主任，外号叫“曲波”。

“曲波”本是彝语，意即“同志”，但在当地又是彝胞的代称。一个汉族农民，怎么得了这样一个绰号呢？

梁邦彦老家在峨眉县福利公社。一九六一年，经人说合，与王淑娥结婚，才搬到这夹江县地面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为了管理农村集市，市管会在这里雇了几人，戴上红袖套，耀武扬威。梁邦彦虽是其中之一，却将袖套揣在怀里，对那卖鸡卖蛋的农民，他睁只眼闭只眼。“大家都是黄泥巴脚杆，养几只鸡，下几个蛋，拿到市上，只不过想从‘鸡屁股银行’里抠几个油盐钱，不容易！要逮，就逮那些成天好吃懒做，专门为非作歹的家伙。”因此，他很得四乡农民喜欢。后来，不在市管会干了，界牌派出所所长朱文康见他为人正派，办事认真，便请他帮助维持车站周围的治安。开始是每月六块钱的补贴，后来又取消了。然而不管有钱无钱，梁邦彦一直是尽心尽职。无论是白天黑夜，还是刮风下雨，每次火车进站，他总在站内站外行走，留心观察盘查。因为他那身单薄的衣衫，那看人的眼神，那蜷缩在候车室里注意可疑人物的姿态，再加上他那四方脸、高鼻梁、卷发、黑脸庞，确实象个从小凉山上下来卖花椒的彝胞。于是，以派出所朱所长为首，便给他取了个绰号：“曲波”。久而久之，竟代替了他的真名。

这些年来，“曲波”维护治安表现出色，多次受到省、地、县有关部门的表扬。一九八〇年还出席了全国公安战线先进集体、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，荣获了二等功。

一个普通农民，光荣进京开会，这本身就是一桩轰动四乡的事情。而且，人们还听说他是坐飞机回来的，更是了得！见他归来，大家羡慕之余，定要他说说坐飞机的滋味。梁邦彦笑道：“人坐在那铁壳壳里头，身子好象往下一矮，‘嗖’地一下就上了天。飞起来一侧一侧的，几千里路，两杆烟工夫就到了，少安逸！”

听着他的叙述，乡亲们无不称奇。梁邦彦却想：“我一个农二哥，有啥金贵，别说是坐飞机，过去连电冲（电梯）都没坐过。实在是共产党看重我们庄稼人，往后协助政府维护治安，更要尽心尽力才是。”

梁邦彦不善言辞，心里想的，便是他嘴上说的，更是他实际做的。七年来，为了保卫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，他确实竭尽心力。因为做这些事误了工，他一年挣的工分还没有他妻子多。但妻子从来不埋怨他，很为自己有这样的丈夫自豪。回想“文化大革命”那混乱年月，不是东家丢了鸡，就是西家少了鹅，今天你在门前乱嚷，明天他在地头大骂，弄得小小一个生产队鸡犬不宁。自从梁邦彦一而再、再而三地捉了那些偷鸡贼、盗窃犯，几年来，大家再也没丢过东西，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甚至连生产队的公房都不必派人看守了。人们又怎么不感激这位一心一意为大家谋福利的人哩！所以，每当捉拿罪犯时，只要梁邦彦一声喊，乡亲们闻声提了锄头扁担便来。至于公安部门，对梁邦彦更是

关心，怕他深更半夜巡查时冻着，给他送来棉衣，怕他晚上走路跌着绊着，给他手电，怕他下雨淋着，给他送来雨鞋、雨衣。为了让他体体面面到北京开会，还连夜给他赶制了两套衣裳……

梁邦彦识字不多，记性却好，而且还有一双锐利的眼睛。但他并非有什么特异功能，他之所以能看一个抓准一个，从无差错，是靠公安干警的帮助，自己悉心领会，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。譬如识别扒手，那偷儿一般是“东盯盯，西盯盯，不买东西钻人群……”那专搞夜盗的，大都是眼睛发黄，嘴唇发干，一脸稀脏，脸色死白；那逃亡犯，往往是头发浅，眼神凶，一身衣服倒文不武；那撬门撬锁、穿堂入室的，挎包里少不了钳子解刀。至于那些偷鸡贼，则是离不开大提包和扁背子……

所以，梁邦彦心中明白，这些年来他捕获各类罪犯多，并非是他比公安人员本事高明。用他的话来说，“公安人员穿着制服，腰杆上别根炮火，在屁股后头一翘一翘的，人还没到，罪犯早就跑了。我是农民，一身粗布衣衫，这些家伙不防。”而且，梁邦彦对于一般小偷小摸，偶然失足落水的，也并不一定逮去交派出所，而是讲明利害，教育他们悔改，好生回家劳动。因此，有些过去做过小偷，改恶从善了的，见他来时，还亲近过来，恭恭敬敬地说道：“梁大爷，我早就洗手不干那伤天害理的事了，你瞧我这提包里只是牙刷、毛巾和自己用的衣物，我是去做工呢！”

但是，被梁邦彦捉到过的坏家伙并未全都收心，这些人又大多是成群结伙，难道梁邦彦就不怕他们报复？怕的。梁

邦彦既无三头六臂，也非刀枪不入，焉有不怕之理？只不过梁邦彦想的不同。他想，如果人人只为自己，怕这怕那，堂堂社会主义中国，岂不成了罪犯横行的天下！他知道，自己之所以有力量，是因为身后有无数善良、正直、敢于见义勇为的群众，有我们无比强大的专政机关。否则，“凭我孤孤单单一个人，我算老几？”尽管如此，梁邦彦每次夜出，王淑娥也还是担心，“万一碰上那狠心贼，有个三长两短，这一家大小，又咋个得了！”况且，罪犯们已经放出话来，说是要放他的血，割他的脑壳下烧酒。好心的乡亲们提醒他道：

“曲波，你可要提高警惕，白天走路脑壳后头都要长只眼睛。俗话说，久走夜路总要碰到鬼。那些亡命徒，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……”

果然，这样的事件不久就发生了。一次一个扒窃犯咬伤了他的指头。又一次他去峨眉赶集，刚在茶馆里坐定，几个扒窃犯就围了过来，手里还捏着匕首。梁邦彦目不转睛地盯着这群家伙，一手抓着木凳，一手端着茶盘，他准备着，只要这帮家伙近身，便将这碗滚茶连茶带碗砸过去，再挥起木凳打开一条路，直奔派出所。可没等这些家伙走近，提开水的老服务员便“砰”地把茶壶一搁，厉声喝道：“你们几个想干啥！梁邦彦是双福火车站值勤的，谁敢动他一根指头！”众茶客一听是梁邦彦，纷纷提起板凳站了起来，吓得那群家伙夹起尾巴溜了。

群众的支持和爱护，使梁邦彦心里万分感动。自此以后，他的胆子更大了。但是，他终于遇见了鬼，而且是一对杀人不眨眼的恶鬼！

事情发生在一九八一年三月十九日。

货场深夜的枪声

农家夜饭迟，不是农忙季节，一般只喝碗稀饭或下碗挂面，便算是夜宵。王淑娥先打发孩子们吃罢上床，两口子才一人一碗，斜坐在灶门前，边吃边摆龙门阵。王淑娥看看丈夫，说道：“过完春节，你好象还没开过张？”

“嗯。”梁邦彦哼了一声。

“你看几点了？”

“要打十点了。”梁邦彦抬起手腕，看了看崭新的苏州牌手表。这表，是公安部奖给他的，每天看几回，两口子心里都舒坦。

“你该去车站看看了。”

“吃完就去。”

梁邦彦放下碗，点燃一支叶子烟，叭嗒了两口，拿了电筒，披上军棉衣，独自向车站走去。

此时正是农历二月，冬寒未尽，一天昏昏月色，模模糊糊地映照着远山近村。梁邦彦穿过公路，向民兵排长家走来。田边上，白腊树已经抽芽，蓬着一团稀松的影子，菜籽花尚未收尽，扑来一股淡淡的清香。民兵排长一家人正围坐在堂屋里，看自家新买的电视，演的是《白求恩大夫》。只见白求恩坠下马来，被抬上担架，还叫那女护士给他唱歌……梁邦彦见这一家人看得入迷，便转身悄然离去，边走边想着“白大夫”：“这老头硬是不简单哩！难怪毛主席都要

做文章表扬他……”

不觉来到候车室。梁邦彦向室内扫了一眼，旅客不多，只有五、六个人，有的坐着，有的横在椅子上打盹。凭他多年的经验，一看都是些正经人，便走到出口的侧门边，顺手拖了一把椅子，斜躺了下来，但一双眼睛，却是直端端注视着入口的大门。心想：“如果再没有什么人来，今晚上可能又开不了张。”

正想着，忽见一高一矮，缩头缩脑地钻了进来。那高个子，穿一件紫红色绒衣，领子已经爆了线，头发深齐耳根，留着长长的鬓角，刀削脸，小眼睛，瘦如一根干柴，左肩上挎一个灰色马桶包，常言道“心寒蓄指甲，人寒蓄头发。”年纪轻轻，竟是这副傻相，看来也不学好，再看那矮个子，长相倒还有几分“书气”，只是那眼神很不地道，黄鼠狼似地左右不停逡巡，身上还穿着一件“雨衣”（梁邦彦还不知道人们的衣著中有风衣一类）。心想：“天没下雨，你穿着雨衣干啥？”又见他提了一个黑提包，心中暗道：“定是个偷鸡的！”他警觉起来，留心着这两人的一举一动。

两人走到售票窗口，看了看火车时刻表，又踮起脚朝售票室瞅了瞅，然后在屋子里绕了一圈，又从入口处出了大门。梁邦彦翻身跃起，从出口的侧门切了出去，又见两人在站台上踮起脚向售票室内张望。片刻，又走下站台，折向铁路职工宿舍，但两人并不入内，绕个小弯，竟直奔货场。梁邦彦看在眼里，紧紧跟上。两人发现身后有人，快步越过铁道，迅速向站外奔去。眼看就要溜脱，梁邦彦大喊一声：“站住！”

二人转过身，也不答话，径直向梁邦彦走来。梁邦彦心

想：“地，你还不惊不诧呢！”连忙后退一步，立稳脚跟，问道：“你们二位哪里去？”

“找旅馆。”

找旅馆？梁邦彦一听，心中暗笑。这双福车站，乃是成昆铁路的一个小站，快车不停，平日往来上下的，大多是附近工厂的职工和当地的群众，哪有深更半夜，不买票，不乘车，四处乱窜的？再听那口音，南腔北调，更是生疑。他掏出袖标，表明自己的身分之后，便道：“对不起，要检查一下。”

“查就查吧，又没得啥东西。”矮个子说，将黑提包放在梁邦彦脚下。

“你自己打开。”

矮个子拉开拉锁，提包内除一个空荡荡的小包外，只有一双皮鞋，用牛皮纸裹着。“哼，装得倒象，还打算作了案换鞋！”梁邦彦想，一步上前，双手从矮个子两腋下搜，从矮个子风衣口袋里搜出一把弹簧匕首。随即从矮个子身后绕过，正欲盘查那高个子时，只见那高个子后退两步，突然从马桶包里掏出枪来，对准梁邦彦大声喝道：“不准动！”梁邦彦一看，那黑不溜秋倒长不短的家伙，象是一支铁把子冲锋枪，正对着自己的胸口。说时迟那时快，高个子已将一个弯弯的弹夹上上，立即就要向他开枪。梁邦彦毕竟是个农民，他既未当过兵，受过军事训练，又不是公安干警，练过擒拿格斗，面对这一扣就要置人于死地的铁家伙，真是紧张万分：“糟糕，老子今天晚上碰到了硬火！若是被这家伙一枪打死，不仅值不得，而且谁还认得这两个罪犯的特征？还不知这两个家伙要作多少恶呢！”梁邦彦哪还敢片刻迟疑，

他双手紧捏棉衣领子，一个急转身，扯伸就是一趟子……

怎么跑？他听人说过，要跑“S”形。但这外国字拗口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，叫做“龙摆尾”。梁邦彦双脚如飞，左摇右摆地跑着，刚到货站台口，背后闷沉沉“砰”地一声，只听得他一声大叫：“抢人罗……”

布下天罗地网

枪声就是命令！

正值夜班的派出所所长朱文康，副所长尚作新，听见枪声，接到报告：治安模范梁邦彦在值勤中被持枪罪犯枪杀，这还了得！立即叫起指导员王腾奎和战士安曙光，兵分两路，七分钟跑步到达现场，进行搜索……

夹江县公安局，电铃急响，五分钟内临时组成的六个侦缉小组，奔赴现场和青衣江铁路公路大桥，封锁交通要道……

附近，56181部队侦察班的战士们，接到命令，立即飞向双福车站……

从峨眉至双福的铁路和公路平行线上，87496部队修理连的战士们，成扇形散开，搜索前进，直向双福……

56121部队侦察班，奔上鱼嘴石，卡住从双福通向夹江的咽喉……

十一点四十分，峨眉县双福区公安特派员随带武装民兵，直抵现场……

十一点五十分，夹江县委书记蔡景增，公安局长周光

耀，教导员段之应，率领武装民警，外科医生，来到现场……

十一点五十五分，峨眉县委书记唐月池，公安局长唐泽超，县武装部政委雷振洲，带领部队和民警到达……

二十日凌晨一时二十分，乐山地区公安处副处长朱纯久，刑警大队大队长顾勤书赶到现场……

成都铁路局、铁路分局公安处和分处负责同志连夜从成都赶到……

乐山地区公安处紧急命令彭山、眉山、洪雅、峨边各县公安局，由局长亲自带队，封锁交通要道，严格盘查，绝不能让罪犯潜逃越境……

成都铁路局公安处下达紧急命令：过往双福的列车，一律不准停站，对夹江峨眉两站上下车可疑人物，严格进行检查……

多么紧张的夜晚！几个小时之内。在双福周围十几平方公里的土地上，迅速布置了几十个哨卡。在铁路线上，在青衣江流经夹江境内的每一个渡口，在两县与铁路平行或交叉的公路上，摩托车在狂奔，吉普车在急驰，船只在飞动，战士在奔跑……

五百九十六名军、民、干、警、守卡值勤人员，在暗夜中睁大着双眼，凝视着每一个可疑的影子，谛听着每一点异常的响动……整个乐山地区，已布下天罗地网。

阴谋，还在继续……

这两名罪犯，究竟是什么人呢？

贵州省遵义市公安局办公室的桌案上，摆着一张从云南省曲靖县公安局转来的《外流人员扣留审查呈报表》。表的右上角贴着一张十二岁孩子的照片，上面写着：“扒窃犯唐兴会”。

小小年纪为什么竟做了偷儿？是他家穷？唐兴会一家七口，父母和三个哥哥一个姐姐都在工作；是受文艺作品的影响？从他懂事发蒙，看的就是“样板戏”。然而，在那人妖颠倒，乾坤倒置的岁月，“公检法”砸烂了！“又粗又长的教育黑线”砸烂了！全国上下，一天到晚斗斗斗，人命微贱，朝不保夕，谁管孩子？！唐兴会十一岁就学会偷。先在学校里偷女同学的钱，一角两角，然后到社会上偷，走乡串镇，摸农民的包包。从十二岁至今，仅他同伙交代，他就偷了五十三次。七年来，流窜在云南、湖南、湖北、四川、江西、河南、河北七省，先后被拘留、关押、劳教十余次。然而，教育释放后他并不悔改，劳教中又被他逃脱。对于我们这天府之国，他已经光顾三次。头两次在重庆行窃，刚伸手便被拿获。第三次他来到朝天门码头，只好对同伙言道：

“重庆烫得很！我们要一天就走。”就这样，他吃着平均八块钱一天的伙食，吃完了再偷，偷来了再吃，几乎跑遍了半个中国。而且，他还很爱“游览”，举凡名川大山，他还要摄影留念。最后，终于被遵义市公安局捕获，判了三年劳教，却又被他逃脱，并在十二月二十二日晚，一刀杀死了陈光义，畏罪潜逃……

此人就是那矮个子，今年十八岁。

唐兴会亡命流窜，辗转来到河北，在保定市认识了大曹